

黑旋风
译丛

神秘失踪

主编/夏景

〔俄〕列夫·斯克里亚金著
王伟 单继达 金宵译

学林出版社

目 录

神秘失踪	(1)
陶尔大街上的咖啡馆	(1)
伦敦老城里的“朱利安”	(7)
“海运商船司令部”	(9)
“劳埃德船舶检验协会”	(15)
莱姆大街上的宫殿	(18)
鹅毛笔与《红皮书》	(22)
何时敲钟？	(25)
何处寻觅“美人鱼”？	(34)
铜纽扣儿	(45)
熔化的硫磺	(56)
摘自劳埃德保险公司的《红皮书》	(59)
失踪的战列舰	(64)
倒霉的双桅帆船	(76)
百分之九十九臆测	(76)
“左侧二向位——有船帆！”	(78)
“他们大概藏在船舱里.....”	(80)
“你应得的一份是四分之一”	(83)
海军部委员会开始调查	(86)

奥利弗·迪福忽略了什么？	(89)
苏格兰场侦探的帮助	(92)
第十三个“为什么”	(96)
我是“马利亚·切莱斯塔”号的厨师	(99)
经典作家无意的玩笑	(105)
科布的假说	(110)
天外来客	(112)
被弃船只与“大海之声”	(114)
“漂泊的荷兰人”之谜	(121)
他到底是谁？	(121)
维京人和葡萄牙人	(123)
“荷兰人”和他们的船只	(128)
北极“漂泊的荷兰人”	(133)
司各特和“鼠疫船”	(136)
海涅与瓦格纳	(137)
海上幽灵	(140)
海神邮局	(148)
“如果谁找到这只瓶子.....”	(150)
海神给我们写了些什么？	(166)
“白色沉寂之乡的邮差”	(178)
这里也有赝品	(183)
世界大洋信使	(197)
船舶墓地	(202)
流沙之谜	(202)
“吞船大怪物”	(204)
丹尼尔·笛福收到一封信	(206)
“沙子变色龙”的牺牲品	(207)
“索伦托”号的悲剧	(209)

潜艇陷阱	(211)
古德温一年的食量：12只轮船	(212)
灯塔被吞没	(214)
哈特勒斯角的秘密	(216)
弗吉尼亚·戴尔沙洲	(216)
“大西洋墓地”	(219)
科林斯少将作证	(223)
殖民者，宝藏和灯塔	(229)
幽灵之岛	(236)
黑貂，马刀，还是沙子	(236)
大西洋的北方墓地	(238)
苦役犯鲁宾逊和救星骑士	(243)
今日的塞布尔岛	(247)
塔斯马尼亚——死亡之岛	(251)
在咆哮的南纬40°线	(251)
危险海峡	(252)
浮动监狱的悲剧	(253)
千船沉没	(255)
最孤独的岛屿	(257)
全是石头	(257)
罗科尔岛的水下险情	(259)
好奇的代价	(261)
“秉女王陛下意志	(265)

神秘失踪

陶尔大街上的咖啡馆

世界上所有商船的船员们几乎都听到过“劳埃德”的大名。凡是与海运有点儿联系的人，一定都会碰到这样一些说法，“在劳埃德公司投了保”，“符合劳埃德的标准”，“劳埃德的代表”，“北德意志劳埃德公司”。而“劳埃德A1”在英语中早已成为“优等的”、“极好的”、“精品”的同义词。

那么，这个“劳埃德”究竟是何许人物也？

一次，作者就这一问题询问了五位与海运无关的英国人，得到了五种不同的回答：这是“海洋贸易局”，是“航运集团公司”，是“海洋邮政管理局”，是“海运船舶保险登记局”，是“发生沉船时敲钟的大楼”。同一个问题，五种不同的答案，竟然无一正确……但是，据此就责备这些“陆上”英国人的孤陋寡闻似乎有欠公允，因为“劳埃德”是三个机构的名称，而这三个机构的业务经营范围又大相径庭，内中区别也只有海员们才清楚。

“Lloyd's”（“劳埃德”）如今是一个举世闻名的保险公司的名称，它每年的收入约为7亿英镑，它的经营范围几乎是无所

不保，大到50万吨级的油轮，小到足球比赛的好天气，以及著名电影演员的大胡子。“Lloyd's Register”（“劳埃德船舶检验协会”）这是一个庞大的船舶检验协会的名称，它密切关注着世界上大约三分之一的海运商船。最后，“Lloyd's”一词是许多航运公司名称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意大利的航运公司“Lloyd's Tristino”，巴西的航运公司“Lloyd's Brasileira”，比利时的“Lloyd's Royal”等等。

为什么这个名字出现在众多庞大的与航运有关的机构名称中呢？为什么一个人的名字竟然会用于保险公司、船舶检验协会及许多航运公司的名称？这个人是谁？他是以什么业绩成为如此显赫的人物的呢？

听起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英国人至今也没弄清楚此人确切的出生年月日，对他1688年以前的一切也一无所知。但是，这个英国人的头脑里产生的那两三个并非十分复杂的想法，在他去世150年之后，给他带来了驰名世界的荣耀。对他感恩戴德的英国人在上个世纪末终于找到了此人的坟墓，才知道，爱德华·劳埃德死于1713年。

劳埃德是在死后作为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公司的奠基人而闻名于世的。

佛罗伦萨的历史学家维拉尼认为，为货运船只及所载运货物提供航运保险这个想法最初于1182年产生于意大利北部，即伦巴第。据威尼斯的史志记载，在1310年佛兰德已经有保险机构存在，商人们可以在这里交纳一定的保险金，为自己的货物进行海运风险保险。

在英国，船舶保险业于17世纪末发展起来。英国人将这些收取金钱后为商船航运提供保险的生意人称为“签字人”（underwriters），因为这些人在船只或货物（或船只加货物）保险合同上要签上自己的名字。

当时，在海运贸易中，伦敦在英国所有的港口中已经牢固地树立了自己的主导地位。不列颠群岛三分之二的进口货物需经过首都。泰晤士河码头停泊的货船不仅有来自欧洲的，还有来自印度、非洲和美洲的。由于当时缺乏迅速准确的通信联络手段，商人们在签订贸易合同时感到极大的不便。如果不算伦敦皇家交易所公布的商贸信息，唯一的商贸信息来源就是一家首都的报纸《伦敦日报》了。这远远满足不了不列颠首都商人们的需求，他们只好在一些社交场合获取一些所需的信息。商人们与船主们、造船厂老板们及海员们的非正式的会面往往是在一些小酒馆里或者咖啡馆里进行。

17世纪中叶伦敦城里出现了一些咖啡馆，它们所经营的业务与自己的名称不完全相称。这里除了咖啡之外，还提供罗姆酒、杜松子酒、威士忌以及啤酒等等。人们在此不仅可以喝上几杯，还可以饱餐一顿。也可以在这里会面，洽谈业务，还可以玩儿骨牌，打扑克。最主要的是了解一些新闻、消息、商品货物价格以及城里的一些流言蜚语。每一个咖啡馆老板都有一群固定的主顾，老板要想方设法地拢住这些客人，为他们提供满意的服务，帮助他们联系他们想会见的人士，并安排会面。

咖啡馆与其他普通的小酒馆不同，经常光顾这里的是首都的一些贵族、银行家、商人及实业家。咖啡馆更像一些私人的俱乐部。每个咖啡馆的主顾们都有自己的特色，在有些咖啡馆里聚集的是一些政治家、记者和作家，另一些咖啡馆里是一群诗人、音乐家和画家，还有一些咖啡馆里则是一些商人、船主和船长。

本篇主人公爱德华·劳埃德正是这样一个咖啡馆的老板。他的咖啡馆坐落在陶尔大街上，这是伦敦的一条交通要道，它将霍平实业区与泰晤士河及伦敦城连接起来。外来的船只都

停靠在圣—凯特琳滨河街码头，船上的人们下船后如果想进城，路上碰到的第一家咖啡馆就是劳埃德的咖啡馆。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劳埃德咖啡馆里的常客都是些船长、商人和船主了。伦敦城里的一些承保商们也经常光顾这里。在这个温暖舒适的环境里，人们可以一边品尝咖啡或者罗姆酒，一边了解到一些海外的最新消息，殖民地的商品价格，货船抵达和离开伦敦的情况以及船舶失事的消息。也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敲定运费，签订合同。或者确定保险条款，签订保险单。殷勤的主人早已为客人们备下了纸、墨水和鹅毛笔。如果客人们急需派人到船上去找人，劳埃德可以打发自己的小伙计去，跑腿儿费很便宜。

劳埃德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而且富有远见。他深知商业及海运信息对客人们的重要性。为了吸引更多的客人，他想出了一个新颖独特的主意，在咖啡馆里的一面墙上开辟了一个类似于今天的信息发布栏，墙上挂满了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各种消息，有船只到港与离港的日期，有船只失事的消息，有商品货物价格，有运费价目表，有保险价目表，甚至还有被缉拿逃亡水手的特征描述。如果有人想看这些消息，只需交一个便士即可。劳埃德甚至建立了一个信息网，本地记者及驻外国特派记者不断地向他提供英国及北欧各主要港口货船的最新消息。

劳埃德有时也向《伦敦日报》求助，在它的版面上刊登自己客人的广告。根据其中的一则我们可以断定，“劳埃德咖啡馆”开业于1688年2月以前。当年2月21日该报曾登载一份通告：“本月10日，一个中等身材、留黑色髻发、脸上有麻子的男人偷窃了五块手表，此人身穿一件棕色的旧大衣，头戴海狸皮帽子。如果有人能向陶尔大街劳埃德咖啡馆的老板爱德华·劳埃德先生或者德比的布兰斯比先生提供有关此人的消息，

他将得到一个金币的酬谢。”

1689年劳埃德在该报的第2495期上刊登过如下广告：“约翰·布雷德尔船长的一个摩尔人水手在逃，此人年龄20岁，罗圈儿腿，上身是白色西装背心，下穿马裤，外穿一件浅色大衣。如果有人向该船长或者陶尔大街的爱德华·劳埃德的咖啡馆提供有关此人的消息，将得到20先令的酬谢。”

除了信息发布栏以外，劳埃德在自己的咖啡馆里还搞了另外一项创新，他在咖啡馆中央设了一个台子，让手下一个嗓音洪亮、口齿清楚的伙计站在上面，放声宣读一些重要的、大家感兴趣的船运通告及商贸和海运的最新消息。每到此时，主人摇着银铃儿，请客人们保持安静。

当劳埃德看到，与为客人提供咖啡相比，为商船提供保险获取的利润简直是天壤之别，他自己也开始为商船提供保险。

根据劳埃德的计算，船只失事及货物丢失的概率远比货船安全抵达的概率小得多，因此，收取的保险金能使资本迅速扩张，以致发生事故时能毫不费力地赔偿投保损失。这样爱德华·劳埃德便成了一个承保商。

“保险咖啡馆”的主顾逐年增加，很快这里显得有些拥挤了。1692年初劳埃德将自己的店由陶尔大街迁到伦巴第大街，离泰晤士河远了些，但是离伦敦老城区却近了，就在今天的伦敦邮政总局大楼处。随着店址的迁移，曾经经常光顾这里的船长和船主们的数量明显减少了，但是商人和承保商的数量却明显增多了。

当时伦敦其他的一些咖啡馆也有经营商船保险业务的，如加拉维、乔纳森、约翰、贝克等。最危险的竞争对手是约翰。但是，精明狡黠的爱德华·劳埃德却能将约翰的主顾们拉出来，吸引到自己这里。他的店里又有了两项新颖独特的创新。

第一项称为“寸烛拍卖会”。在当时流行的荷兰式拍卖会

上，第三次击锤即确定成交价格。劳埃德咖啡馆里的拍卖方式与此不同。拍卖时，点上一支蜡烛，在距蜡烛顶端一英寸处扎进一根针。当两个买主或几个买主在竞相叫价时，蜡烛在燃烧，当蜡烛燃至针处，针落到烛台上，此前报出的最后价格即为成交价。在劳埃德的拍卖会上拍卖的海战战利品船只、货物、马匹、茶叶、咖啡引起了伦敦人极大的兴趣。很快，伦巴第大街新咖啡馆的客人数量剧增。连首都的报纸都报道了劳埃德这些与众不同的拍卖会。《伦敦日报》1692年10月24日曾登载广告“在劳埃德咖啡馆的‘寸烛拍卖会’上将拍卖三艘船，详情请到伦巴第大街索取。”

劳埃德的第二项创新是于1696年创办发行了自己的小报《劳埃德新闻》，每周出三期，每期为两张纸，规格为10.5英寸×5.5英寸。在当时，办发行量为几百份的报纸可是一件引起轰动的大事，因为，全英国只有《伦敦日报》一家报纸，很快劳埃德的名字在全国家喻户晓。

《劳埃德新闻》除了前7期外，其他所有的直到第76期在牛津都完好地保存至今。根据英国的法律，劳埃德只有权刊登商业信息和广告，但是他犯了一个错误，在报上评论上议院的辩论，触动了一个政治问题。为此他不得不出庭，议会起诉他，声称他的报纸的观点是“错误的，没有根据的”。劳埃德的报纸被封了，他又继续在自己的咖啡馆里张挂那些手抄的广告。

当然，如果把爱德华·劳埃德说成是英国第一位或者最主要的商船和货物承保商是不确切的。这个国家的保险业在他之前就产生了，也就是在1666年伦敦大火后不久。英国资格最老的保险公司是“凤凰”（始建于1680年，几乎经营了一个多世纪），“互助协会”（创办于1684年）和“手拉手公司”（始建于1696年）。

从18世纪初开始，除了“劳埃德咖啡馆”以外，还有两家经营海运船只和货物保险业的公司“罗亚尔保险公司”和“伦敦保险公司”。到1720年这两家公司成为不列颠最大的保险公司。正是这个原因促使伦敦城里上百家个体承保商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独立的辛迪加（行业垄断组织），起名为“劳埃德咖啡馆”。

爱德华·劳埃德死于1713年，但是他的继承者们一直保持沿用了这个名称，尽管他们不姓劳埃德。

一切与以往一样，那些船长、船主和承保商们继续在“劳埃德咖啡馆”里会面，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友好地商谈着商船下一次航行的风险保险条款。店里的事业兴旺发达。1734年，当时的总经理托马斯·詹姆斯又一次办起了报纸，不过这次报纸的名称是《劳埃德报》，最初为周报，很快就变成了日报，上面刊登的都是海运和贸易的新闻，但是前者明显多于后者。

伦敦老城里的“朱利安”

1769年，在伦敦城里流传着一个消息，“劳埃德咖啡馆”里的某些成员与客户秘密串通勾结在一起，营私舞弊。“劳埃德咖啡馆”内部产生了分裂。没有卷入违法交易的那部分诚实守信的承保商们建议当时的老板托马斯·菲尔丁另建一个“劳埃德咖啡馆”。

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新咖啡馆的保险签约量已压过了老馆。但同时由于新店的拥挤和不方便“劳埃德咖啡馆”流失了许多客户。这时，79个成员中的一位提议，每一个成员出资100英镑建一座新楼。1772年新“劳埃德咖啡馆”的承保商们选举了一个委员会，委员会又任命了一个五人小组来解决

建楼问题。但是，建楼所集资金不足，承保商们便把空出来的原不列颠鲑鱼公司的楼租了下来。

1774年新“劳埃德咖啡馆”的承保商们迁到了市中心皇家交易所大楼。这次搬迁多亏了约翰·朱利乌斯·安格尔斯坦的努力。他是一个出生于俄罗斯的德国人，从14岁就开始在安德鲁·汤普森的咖啡馆里当跑腿儿的小伙计，从此开始了自己在保险业闯荡的生涯。靠自己绝顶的聪明和超人的精力，加上亲戚的关系，安格尔斯坦在25岁的时候已经成为一个声名显赫的商人和“劳埃德咖啡馆”的承保商。在这一行闯荡了十六年之后，他于30岁的时候当上了新“劳埃德咖啡馆”的总经理，他在这把交椅上一直坐到1796年。这个德国人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新“劳埃德咖啡馆”之父，他的大名在英国家喻户晓，他的承保商同行们都称呼他“朱利安”，这个名字在当时几乎成为承保商的代名词。

从新“劳埃德咖啡馆”迁入皇家交易所大楼后，客户的保险费不再由咖啡馆的承保商们收取，而是直接交给专门负责此项业务的官员。1774年英国政府禁止新“劳埃德咖啡馆”搞人身保险，签订具有明显冒险性质的保单。唯一的例外是“1813年拿破仑的人身保险”。1779年“朱利安”开始使用一种新式保险单，这种保险单几乎毫无改变地沿用至今。

1838年1月10日，“朱利安”遭到了一场劫难，皇家交易所里的一场大火烧毁了公司大量的纸币、档案和有价值证券。“劳埃德咖啡馆”的承保商们记下了这个惨痛的教训，从此开始在自己的业务中采取将资金存放在银行里的方式。皇家交易所的新楼建了六年，直到1844年才由维多利亚女王剪彩重新开业。

直到19世纪中叶，“劳埃德咖啡馆”一直在船舶货物保险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它从保险金中获取的利润与年俱增，“朱

利安”的事业如日中天。奇怪的是，他们所经营的保险业务在大约二百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得到国家法律的承认。直到1871年，根据不列颠议会的法令，“劳埃德咖啡馆”才正式获得经营保险业务的权利，并起名为“大不列颠劳埃德保险公司”。从此“劳埃德”一词在海运界里广为流传。当年各国相继成立的一些船舶航运公司都在自己公司的名称中加上“劳埃德”一词，以壮门面，尽管实际上他们与“劳埃德保险公司”并没有什么关联。

“ 海运商船司令部 ”

今日的“劳埃德”不仅是一个保险公司，确切地说，它是一个国际保险市场，是一个大型的海运及商贸信息出版中心。公司每年收入几亿英镑，工作人员数十万。除了承保商、代表处代表和经纪人以外，它还雇有大量的业务管理官员、无线电报务员、电话接线员、翻译、编辑、校对及会计人员。这些雇员昼夜24小时不间断地从全球各地将海运信息发往伦敦，在伦敦总部接收后，分类、综合、刊发。

1923年伦敦的新闻记者们曾经向海军大臣，著名的海军元帅大卫·比蒂提过这样一个问题：按他的观点，“劳埃德”是个什么组织。这位日德兰海战的英雄不假思索地答道：“海运商船司令部”。他的说法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在讲述今日“劳埃德”的多方面经营之前应当指出，1871年，当议会批准这个承保商联合组织称为“大不列颠劳埃德保险公司”时，曾责成它“在全世界范围内收集、整理、综合、刊发海运信息”。

让我们还是从海运船舶保险来讲述今日“劳埃德”的故事吧，因为这是它的基本业务和主要收入来源。

实际上，“劳埃德”本身并不提供保险，并且对其成员所经营的业务活动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这听起来令人吃惊，但却是事实。按公司的章程，在“劳埃德”里有权经营船只和财产保险业务的只有那些固定的个体承保商——“劳埃德”的承保成员，或者是那些“劳埃德”的签约成员，他们根据自己的资金实力以及理赔能力经营保险业务，风险自己承担。

在“劳埃德”里任何保险业务都不能直接与客户签订。客户与承保商之间没有任何直接接触，保险过程必须经由在公司登记的保险经纪人完成。

每一个大不列颠的国民都可以成为“劳埃德”的承保商成员，但是有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非比寻常。首先，他的候选资格必须要由不少于五位承保商成员书面推荐，然后，提交秘密表决。一个专门的委员会用一年的时间对申请人进行非常仔细的审查。委员会要审查候选人的业务经营活动，直到确信在过去的业务活动中他的诚信度无可指责，能诚实守信地履约理赔。此外，申请人在社会上须有一定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实力，能够随时准备承担数额不少于50万英镑的风险。最后，申请人须以书面形式保证将所有从客户那里获得的保险费全部上交公司的保险金基金会，并自愿向该基金会交纳一定数额的款项。如果公司的委员会对他的候选资格无异议，那么，此时可以对他的候选资格进行“秘密的投黑白球表决”了。

一个半世纪以前，当投保船舶的价值比如今船舶的价值低几十倍甚至几百倍时，一个承保商，比如爱德华·劳埃德，就可以和几个承保商一起承担起保险风险。一般，十几个具有坚实资金基础的承保商联合起来，就能够为一艘船及其货物提供保险。今天，船舶、飞机及工厂的价值动辄上千万英镑，现代的承保商们不得不联合成辛迪加，共同承担起保险风险。

按已经形成的传统规矩，在“劳埃德”里保险业务必须经由经纪人的中介才能签订，而这些经纪人必须是在“劳埃德”认可的220个经纪人公司中的某一家注册过的。这套程序完全是为了适应实际情况而设置的：试想，一个对保险事宜一窍不通的普通人在公司上千人的大厅里几乎无法找到他所需要的承保商。所以，客户来到“劳埃德”后，先请一个经纪人。经纪人的任务是为客户找到最合适的保险条件，帮他签订保险合同（此时客户须付给经纪人一定的佣金），然后，如发生事故，或者客户投保的财产遭到损失，经纪人代他向承保商索赔。按“劳埃德”的章程，承保商与经纪人签订保险合同只能在保险大厅里进行，因为，此时经纪人有权与世界上所有的公司接触，有权与其他保险公司打交道。

接到保险申请后，比如说，是投保一条船，经纪人开始开“单子”，在一张标准页的白纸上记下这条船的所有基本资料和客户提出的投保条件。然后，经纪人手里拿着这张“单子”开始在大厅里寻找物色合适的、专门承保这一类风险的承保商（在“劳埃德”里称他们为“首领”）。找到所需的承保商后，经纪人将“单子”和保险总金额给他看。如果他认为这些保险条件不合适，经纪人继续寻找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承保商，一直到找到接受这些条件的承保商为止。应当指出，这种方式使联合在同一个公司的承保商互相之间也需要进行竞争，而竞争有效地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

如果保险条件合适，经纪人就请这位承保商“首领”在“单子”上书面确认保险总金额（辛迪加将按此数额与客户签订合同）及他本人在该项保险中承担风险的比例。当承保商“首领”在“单子”上写下了经纪人所需的数目后，他还要签上日期和自己的姓名。然后，经纪人拿着签好的“单子”来到大厅“狩猎”：寻找辛迪加的其他成员，游说他们按以谈妥的条件承担

一部分风险。这样，一个接一个，直到凑足保险总金额所需数目为止。按这种方式，风险分摊到数个或者十数个承保商头上，他们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只不过是辛迪加将他们联合在一起。每个承保商须根据自己的实际能力填写承保数额，该数额不能超过他个人存款的总数或者他个人财产的总价值。

当投保船只发生意外事故时，承保商对公司以及其他在“单子”上签名参与投保的同行们的命运和经济状况毫不关心，他只对自己负责，他只需赔付自己亲手在“单子”上写下的，并在旁边签上自己名字的那部分承保数额。这种按“风险分担”，“自扫门前雪”原则操作的保险方式完全避免了公司整体上遭受某种损失的可能性，但是却随时可能使某一个个别的承保商，甚至“劳埃德”里的某一个辛迪加彻底破产。正因为这样，“劳埃德”可以毫发无损地承受哪怕是最严重的打击，这种方式类似于“彩彩不空的抽彩”，它使“劳埃德”处于只赢不输，永远不败的地位。

经纪人将凑足数额的“单子”交到保险签约办事处。办事员根据这“单子”填写正式的保险单，签上辛迪加每一个参与此项保险的成员的姓名，盖上“劳埃德”的大印。按大不列颠的法律，没有这个大印，公司任何保险单都无效。这时，客户从经纪人手中接过已完全填好的正式保险单。但是，按还是在爱德华·劳埃德以前就已形成的老规矩，如果投保船只在办事处正式签约盖印之前那一刻出事，承保商们照样予以理赔。

“劳埃德”由一个12名委员组成的管理委员会管理，12名委员经过秘密选举产生，任期为四年。四年任满后必须隔一年才能再次入选。实际上每年都有新选的3名委员替换前任委员。经委员们选举产生一个主席和一个副主席。“劳埃德”管理委员会不干预它属下签约承保商、经纪人及代表处代表的日常业务。它负责挑选称职的公司成员。它的任务是挑

选出诚实守信并具有坚实经济基础的承保商，以此确保公司的保险业务正常进行。

公司每年都要对属下所有的承保商进行财务核查。这种核查始于1906年，根据公司大多数成员的一致请求，从第二年开始，按照议会的法令这种核查成为必须履行的惯例。核查时每一名成员都应出示文件，证明他所签保险合同的总金额与他的财务状况相符合。

“劳埃德”管理委员会对公司的领导是通过办事处主任来实施的，他实际上是公司的业务总管。管理委员会实际上是以确定保险费及理赔的数额，确定承保商与公司间的利润分配比例的方式管理着这个庞大的保险市场。

如今“劳埃德”每年从保险费中的收入平均为150万英镑，其中一半以上是从海运保险以外的保险业务中获取的，这些业务是于19世纪80年代由当时管理委员会主席卡特贝尔特·希思引入的。当时，“劳埃德”首次承保了伦敦珠宝首饰街的盗窃险和火灾险。保险业务中奇异可笑的事儿很多，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承保过一个电影演员的大胡子外，还有一个伦敦人的保险单上注明：如果人造地球卫星万一落到他的屋顶上，“劳埃德”将予以赔付。

在伦敦的“劳埃德”总部，每天有两千多工作人员加工整理各种海运信息。此外，在全球各地分布着一千五百多个“劳埃德”的代表处和分代表处。这个庞大的代表处网络为公司收集提供各个港口最详尽的业务情况，关注着船舶的动向，记下商船海难失事的消息。这些代表处虽然本身不是承保商，但是，它们可以代表保险公司酌情聘请专家调查失事原因，确定船只失事给船主造成的损失的程度，并向船主赔付保险金。

不久前，“劳埃德”制定了一条规定，只有在代表处对事故调查完毕后，或者收到它的书面证明后，方能对投保人予以赔